

《莊嚴經論》在成立「大乘是佛說」時，總共用八個理由來說明，其中第五個理由就是「體」，第六個理由就是「非體」。而在《成唯識論》當中，則是把「體」跟「非體」合併在一起，稱作「有」跟「無有」。

因此這個「有無有」呢，就是「有體」跟「沒有體」，也就相當是《莊嚴經論》當中說的「體」跟「非體」。

這裡所說的「五、有無有故。」其實就是「有體」與「沒有體」的意思，也正相當於《大乘莊嚴經論》當中所說的「體」與「非體」。

那麼「五、有無有故。」是先總體說明第五個理由當中，同時包含「有體」跟「無有體」兩個部分。接下來，論文便先針對「有體」來加以說明。底下他就先針對「有體」來說明。

好，那麼所謂「有無有故」，是先總體說明第五個理由當中，同時包含了「有體」與「無有體」兩個部分。接下來，《成唯識論》便先針對「有體」來加以說明。他說：

「若有大乘，即應信此諸大乘教是佛所說，離此大乘不可得故。」

何解「若有大乘」？如果你承認有大乘存在的話，那麼首先就要進一步思考：這個大乘，究竟是誰所宣說的大乘？

如果是在《莊嚴經論》當中，小乘論者主張，或許其他的佛曾經宣說過大乘，可是釋迦牟尼佛並沒有宣說大乘。這個是在《莊嚴經論》當中所謂的「有大乘」，是指承認其他的佛說有大乘、有大乘的體，可是現在釋迦牟尼佛卻沒有說大乘、沒有大乘的體。這個是在《莊嚴經論》所要破斥的「有大乘」說法。

而在《成唯識論》這裡所說的「若有大乘」中的「有大乘」這三個字和《莊嚴經論》當中所謂的「有大乘」，這兩者所指涉的意思是不同的。《成唯識論》這裡所說的「有大乘」，則是從義理來建立。這個地方他說「若有大乘」，是指假設我們承認釋迦佛的教法之中確實有大乘存在的話，那麼「即應信此諸大乘教是佛所說」，不管是哪個佛說，你就應當相信、接受這所謂的大乘教法必定是佛所說。至於究竟是過去的佛所說？是現在的佛所說？是他方世界的佛所說？或者是我們這個世界的佛所說？那還有差別嗎？當然沒有差別。

因此，《成唯識論》他的說明就是要成立：如果你認為有大乘的話，你就應當相信、接受大乘法一定是佛說的。為什麼呢？「離此大乘不可得故」，假設離開佛，那大乘法就不可得，因為除了佛，再也沒有任何人有資格、有能力來宣說大乘法。

所以，前提在於，如果你認為有大乘的體、認為有真實的大乘存在，那麼你就應當相信、接受大乘法一定是佛說的。因為除了佛以外，沒有人能夠宣說。這個就是《成唯識論》當中，

他針對「有體」的部分所作的說明。

然後接著：

「《述》曰」，這裡的「述」，就是指窺基大師對《成唯識論》所作的解釋。

首先第一段：

「《莊嚴論》第五、體，第六、非體，二合為一。」

也就是說，在《莊嚴經論》當中，第五個理由是「體」，第六個理由是「非體」，而現在《成唯識論》就將這兩個理由合為一個，就叫「有無有」。換句話說，《莊嚴經論》是分開建立「體」與「非體」兩個理由，而《成唯識論》則把這兩個理由統攝合併起來，以「有無有」作為總名來說明。

其次：

「彼言：」

這個「彼」就是指《莊嚴經論》。其實底下這一段內容，在前面《莊嚴經論》的釋文中，已經做過概略性的說明。

《莊嚴經論》是這麼講：

「有體者，若汝言：『餘佛有大乘體，此佛無大乘體。』亦成我義。大乘無異，體是一故。」

什麼叫做有體呢？假設你們小乘是這樣主張：「其他的佛——包括說他方世界的佛或者是過去的佛——有大乘的體，現在的佛（即釋迦牟尼佛）並沒有大乘的體。」

因為小乘他認為大乘非佛說，他一直要想盡辦法來否定大乘，因此他現在就這麼講：其他的佛有宣說大乘，就有大乘的體，可是釋迦牟尼佛沒有宣說大乘，因此沒有大乘的體。

接著論中便進一步反駁說：

「亦成我義。」

也就是說：假設你們小乘這麼認為的話，你們這樣講，反而能夠成立我主張的道理。

為什麼呢？因為我本來就主張「大乘是佛說」。既然你們也承認其他的佛有說大乘，那剛好就符合我的主張——因為我主張大乘是佛說。你們想否定釋迦佛有宣說大乘，而只承認其他的佛有說大乘，那不就落入「大乘是佛說」的結論之中嗎？

接著又說：

「大乘無異，體是一故。」

意思就是：大乘本來就是無差別，他的體是統一性、是一致的。

這個大乘不管是他方佛所宣說，或者是此方佛宣說，或者是過去佛宣說也好，或者是現在的佛宣說也好，都是無差別的。如果你認為有佛宣說大乘的話，那其實也就等同於承認釋

迦牟尼佛同樣有宣說大乘。你要了解，一切的佛功德智慧都是無差別，而且佛是修學大乘而成就佛道的，因此一切的佛都是行大乘、都是宣說大乘。你如果否定大乘非佛說，那我就用前面不記、同行、不行、成就這四個道理來跟你辯論。可是當你認為其他的佛說有大乘的話，那不就等於現在的佛（釋迦佛）也說有大乘；因為諸佛的功德平等、智慧平等，諸佛都是修學大乘而成道的。因此，只要你認為有任何一個佛——不管是他方佛、此方佛、過去佛、現在佛——只要有任何一個佛說有宣說大乘的話，那就會等同於我們現在的佛也說有宣說大乘。因為大乘本身的教、行、理、果都是平等無差別的。

什麼叫做「果」？所有諸佛所成就的佛果，都是依大乘修學而圓滿成就的。因此，當你認為他方佛、過去佛說有大乘，而我們這個世界目前也確實有大乘教法流行於世，那除了佛以外，還會有誰有能力宣說如此深廣的大乘法義呢？

所以，以上這段就是依據「有體」來反駁小乘論者的主張。當你認為其他的佛有大乘、此方佛沒有大乘，那就不對。因為只要有大乘、只要是佛說，那都是相通的，一切佛的智慧、功德與所證都是彼此互通的、平等無別的。這個是所謂「有體」的部分。

其次，是依「非體」來反駁小乘論者的主張：

「非體者，若汝云：『此佛無大乘體。』即聲聞乘亦無體。」

意思就是說：假設你還是認為此釋迦牟尼佛沒有大乘的體，他沒有宣說大乘；那麼我也可以說聲聞乘也沒有體，小乘本身也並不存在的。

因為，如果照你所主張，大乘是不存在，釋迦佛沒有說大乘、釋迦佛沒有大乘的體，那我就可以照你這樣的邏輯跟你講，連現在流行於世間的聲聞乘，也等同於是不存在、沒有體。

接著，小乘論者他又反駁了，又開始狡辯了：

「若言：『聲聞乘是佛說，有體；大乘不然。』」

就是說，小乘論者此時又提出另一種說法：聲聞乘是佛親口宣說的，因此有體、是真實存在的；可是大乘並不如此，大乘並不是佛說，所以他就不是真實有體。

這個時候小乘論者又產生這樣的狡辯，世親就答了：

「無佛乘者，有佛出世說聲聞乘者，有大過故。」

這句話的意思是：假設你認為沒有大乘、沒有佛乘，卻又承認有佛出現世間來宣說聲聞乘、小乘的話，那就會有很大的過失。

為什麼呢？因為，你如果認為沒有大乘，就等同於認為沒有佛乘；沒有佛乘、沒有大乘，就不應該有佛出現世間；既然沒有佛出現世間，就沒有佛來說小乘法。那請問，現在世間所流行的《阿含經》小乘法又是怎麼來的？他不就是佛說的。難不成這些《阿含經》、這些小乘法，

也等同於是其他的人所杜撰的嗎？難道是這樣嗎？這樣就會形成一個過失。

因此，你如果認為這個釋迦佛沒有大乘的體，那我也同樣可以很明白的告訴你，小乘也應當沒有體。這個意思就是說，假設沒有大乘，就不會有小乘，因為小乘的根源，本來就是建立在大乘之上的。為什麼說小乘的根源在於大乘呢？小乘是誰說的？釋迦佛說的。那釋迦佛是修什麼法才成佛的？修大乘法。因此，修大乘法才能成佛，成佛之後才能夠宣說小乘，那就等同於小乘的根源是來自於大乘。所以，當你否定大乘的時候，我也就可以告訴你：你們小乘的根基不存在了，既然根基不存在，那麼小乘也就不復存在。

而你現在又主張：「聲聞乘是佛說的，所以有體、是真實存在；大乘則不是。」

那我就運用邏輯來反問你：「如果沒有佛乘、沒有大乘，那就不應該有人能成佛；既然沒有人成佛，那又是誰出現世間宣說小乘呢？今天從事實上來看，確實有釋迦佛出現世間、也確實有釋迦佛宣說小乘。那麼，釋迦佛難道是修小乘而成佛的嗎？當然不是。如果說釋迦佛是修小乘而成道的話，那佛在世的這些阿羅漢，他們也應當是佛才對嘛！舍利弗、目犍連、大迦葉、阿難，他們都應當跟佛一樣都是佛嘛！可是事實上不是。事實上舍利弗、目犍連、大迦葉、阿難這些尊者，他們修聲聞乘法也沒有成佛，所以說聲聞乘不是佛乘。因此，我們應當進一步思惟，聲聞乘怎麼能夠說就是佛乘呢？這樣的說法本身其實並不合理。因此要了解，假設沒有大乘的話，那麼究竟誰能成佛呢？所以說，佛絕對不是修聲聞乘而成佛的，在聲聞乘之外，一定要有一個佛乘、有一個大乘。沒有佛乘，卻有佛可以出現世間來說聲聞乘，這個邏輯是說不過去的，是有錯誤的。」

那麼以上這一段內容，便是《莊嚴經論》當中，依「非體」來破斥小乘的主張。

以上是《莊嚴經論》有關「體」與「非體」的論證內容，然而窺基大師認為尚有待再補充說明，所以窺基大師他就說：

「與此少異。」

也就是說，《莊嚴經論》的內容，與現在《成唯識論》所說的內容之間，仍然有一些細微的差異。

有怎樣的差異呢？

從「此意：亦以他佛有大乘體……」開始一直到「……彼無此義。」前二段就是窺基大師對於「少異」的補充說明。

窺基大師接著解釋說：

「此意：亦以他佛有大乘體，此佛無大乘體，誰出世說聲聞等，意同前。」

窺基大師進一步就為我們說明《莊嚴經論》當中有關「非體」部分所謂「此佛無大乘體」

——釋迦佛沒有大乘之體——實際上它背後所依據的立場也是依據有「體」部分所謂「餘佛有大乘體，此佛無大乘體」——其他的佛有大乘的體、此佛無有大乘的體——這方面來說明。

也就是說，雖然《莊嚴經論》在「有體」部分明白提出「其他的佛有大乘體」，但在「非體」部分雖沒有直接如此表述，實際上「非體」部分他的意思也是建立在「其他的佛有大乘體，釋迦佛沒有大乘的體」這樣的前提之上。那如此一來，便自然會導致一個結果：如果釋迦佛沒有大乘之體，那麼又是誰出現世間成佛來說聲聞乘呢？「意同前」，因此他的意思其實同前面的「有體」是一樣的。也就是說，所謂「非體」的論證，其實跟「有體」的論證，根本上是同一個方向，都是圍繞著「其他佛有大乘，而釋迦佛沒有大乘」這個立場來進行破斥。只不過，兩者的敘述角度不同而已。

「有體」的部分是說，假設你承認其他諸佛具有大乘，那麼釋迦佛也應當具有大乘。因為諸佛所修的菩提道都一樣，都是平等無差別的。不能說其他的佛修大乘來成佛，釋迦佛不必修大乘可以成佛，沒有這回事。因此，你只要主張有任何的佛具有大乘，那就等同於釋迦佛也有大乘。

那至於「非體」的部分是說，假設你還是認為「其他的佛有大乘，釋迦佛沒有大乘」，那我就進一步指出，如此一來會導致「小乘也沒有體，小乘也應當不存在」的邏輯結果。

這就是「體」跟「非體」在《莊嚴經論》當中各自不同的敘述方式。

窺基大師接著說：

「又此佛別有大乘體，即是此教所詮。」

這一段的意思就是說，「又此釋迦佛別有大乘體」就相當前面一開始說的「若有大乘」這一句話。因為在《成唯識論》講「若有大乘」這句話的時候，他是根據「此釋迦佛有大乘」這個角度來建立論證的。也就是說，《成唯識論》此處的立場，是直接假設：釋迦牟尼佛本身具有大乘之體。然而，「此釋迦佛有大乘的體」這個假設只是《成唯識論》本身的一種論述方式而已；在《莊嚴經論》當中，並沒有此明確地這樣說。

因此，窺基大師在這裡便附帶說明兩部論典之間的一個細微差異。講「有體」的時候，《莊嚴經論》本身，主要是從「其他佛有體，而釋迦佛無體」這樣的立場來展開；也就是說，其他的佛有說大乘因此就有大乘的體，釋迦佛沒有說大乘所以就沒有大乘的體。這是《莊嚴經論》的論證方式。可是在《成唯識論》當中，當在講「若有大乘」這句話的時候，它的立場則是直接從「釋迦佛有大乘」來進行論述。因此「此佛別有大乘體」這樣的說法，是《成唯識論》本身所作的進一步發揮。

所以，窺基大師就接著說：

「彼無此義。」

這個「彼」指的就是《莊嚴經論》。意思就是說，在《莊嚴經論》當中並沒有這樣講，這是兩部論的不同之處。

以下便更進一步地說明大乘之「體」的真正內涵，究竟是什麼。所以，其次，論中又說：

「又非唯體，若教、若理、若行、若事皆是，故應總言『教』。」

意思就是說，我們要了解有關大乘的體，並不只是狹義地指佛的智慧而已。佛的智慧，固然是大乘的一部分，但並不能因此就把大乘之體完全局限於佛智。整個大乘的體，應當廣泛地包含：「若教」——也就是語言文字所顯示的一切大乘教法；「若理」——就是指真理、真如理，以及文字教法所宣說的一切的理；「若行」——也就是六波羅蜜、四攝法等所有一切的菩薩行；「若事」（即若果）——也就是成就無上菩提果、成就諸佛的功德。因此「教、理、行、果」，全部都屬於大乘之體，不光以佛的智慧作為大乘的體而已。

所以，我們應當要了解當前面說「他方佛有大乘之體，此方佛沒有大乘之體」，這裡所說的大乘之體，究竟包含什麼內容？它並不只是佛的智慧而已，也包含佛宣說的教法，也包含大乘教法所要顯示的真理，也包含大乘教法當中所宣說的一切菩薩行，也包含大乘教法當中所說當我們成就無上菩提的時候所涵蓋的一切功德。這些全部都屬於大乘的體。

因此，如果你認為只有佛的智慧才算是大乘之體，那就變成將大乘體的內涵局限在小部分而已。大乘的體應當包含所有的「教、理、行、果」才是。

所以，窺基大師最後就接著說：

「故應總言『教』。」

也就是說，最適合、最完整的方式，就是以「教法」來統攝大乘之體。

為什麼？

因為佛的無上菩提與佛的功德，也是透過教法來了知。假設我們不學習教法，怎麼能夠了知有一個無上菩提的果、有諸佛的功德呢？同樣的，菩薩修六波羅蜜多、修四攝法、自利利他，這一切修菩薩道的方便，也是透過大乘的教法才得以開顯。如果沒有修學大乘的教法，我們怎麼能夠了解如何去修菩薩行呢？其次，雖然我們尚未具足無漏的智慧不能覺悟真理，可是要明白這個真理最初也是透過文字的教法來解釋的。

因此，什麼叫大乘的體呢？總而言之，就是大乘教法。當我們講「大乘的教法就是大乘的體」時，這樣的說法才是最合適、最恰當的。因為它能夠將「教、理、行、果」的一切內容，全部統攝無遺。

所以最後才說，「應總言『教』」，總體而言「教法」就是大乘的體。

窺基大師接著說：

「此何所攝？大乘以何為體？」

也就是說，這個教法它包含什麼？大乘的體又是什麼呢？

底下，窺基大師便加以說明：

「彼智為體，有局義故。」

如果我們認為只是以佛的智慧為大乘的體，那麼就會有局限、就會狹小，這就是所謂「有局義故」。也就是說，大乘的體如果把它局限在佛的智慧的話，那就沒有遍及一切，不應該這樣子。當然，並不是說佛的智慧不是大乘的體，佛的智慧當然也是大乘的體，可是你如果以佛的智慧作為大乘唯一的體，那就變成有局限了，而無法遍攝一切。可是實際上我們要了解，大乘的體不應當只被局限在佛的智慧而已。因此「有局義」就是說，如果我們認為大乘的體是佛的智慧的話，就會有局限。

接著又說：

「謂許有大乘教等，無問自他佛，即此所說是。」

也就是說，我們如果同意有大乘教法的話，就不要去談論、也不要去詢問是自佛所說，還是他佛所說。只要同意有大乘教法，那不管是哪一個佛說的，其實都是一樣——「即此所說是」。只要我們同意有大乘的教法，不管是哪一個佛說的，那就是佛所說？不管是自佛、他佛，當你同意有大乘教法的時候，當你認為大乘教法是佛說的，那至於是哪個佛說的，還需要去計較嗎？還需要去計較說釋迦佛沒有說大乘，他方佛才有說大乘？釋迦佛沒有說大乘，是過去的迦葉佛才有說大乘？去計較哪個佛說的還有意義嗎？

只要你同意有大乘教法，只要你同意大乘教法是佛說的，此處所強調的「有體」，便已經得以成立。換句話說，你只要認為大乘是真實的，你只要承認大乘是佛說的——即使你認為大乘是他方佛說的，或者是過去佛說的——那就等同於你是同意大乘是佛說的，是不是？換句或說，只要你同意大乘教法是佛說的，那就相當是我們現在「有體」這地方所強調成立大乘是佛說的其中一個原因。

接著又說：

「離此所說，大乘無故。」

這裡的「此」，就是指佛。離開了佛而宣說大乘，大乘便無從成立。沒有佛說大乘的話，大乘還有誰能夠宣說呢？沒有了。這個大乘甚深微妙的道理，除了佛陀之外，還有誰能夠說大乘呢？沒有人。因此這裡才說：「離此所說，大乘無故。」

前面是說，如果你同意有大乘教法，不管是他佛或者是自佛，不管是他方佛還是我們此

方佛，本質上都是佛所說的。不管你認為大乘法是哪個佛說的，那就是等於佛說的。離開了佛說，還有誰能夠說大乘？既然沒有佛說大乘，大乘就不存在。因此，大乘若存在的話，必定是佛說的；你不能說有大乘教法，然後又說大乘教法是佛以外的人說的——不應該這樣子。只要你同意大乘教法的真實性，只要你同意大乘教法是某個佛說的，即使你認為不是釋迦佛所說，而是他方佛或過去佛所說，那麼就等同於是承認「佛說大乘」。只要是佛說，那至於是哪尊佛所說還有差別嗎？沒有差別。

接著，窺基大師還要做一個「大乘的體理應是大乘教法」的因明量論：

「量云：」此處窺基大師更進一步運用佛教邏輯來進行推理論證。

他接著說：

「諸大乘體等定以此教而為能詮(宗)，許能顯彼深妙理等故(因)，如《增一》等教(喻)。」
他首先要提出一個主張(宗)：一切大乘的體，決定就是以大乘的教法作為「能詮」。

所謂「教法」，就是佛用語言文字所宣說的教法，那麼這些教法便稱為「能詮」。一切的大乘法的主體性，一定是以教法作為能詮。那麼，「詮」是什麼概念呢？「詮」就是指顯示、解釋的意思。譬如，好像我說一句「諸行無常」，「諸行無常」雖只是一句話，但就能夠把世間一切的五蘊諸法皆是無常這樣的道理顯現出來。所以，語言文字能夠顯現道理，語言文字就叫「能詮」，道理就是「所詮」；語言文字是能解釋，道理是所解釋。

因此，窺基大師在此主張(宗)：

「諸大乘體等定以此教而為能詮」，一切大乘的主體性，一定是以這個教法為能詮。

為什麼呢？

接著提出理由(因)：

「許能顯彼深妙理等故」，因為教法能夠顯現出深奧微妙的道理，而且還包括菩薩修行與諸佛的無上菩提果。這個「等」就是等了菩薩修行、諸佛的無上菩提果。因為教法本身具有顯示「理、行、果」這三方面的功能。所有的大乘皆不離「教、理、行、果」；「教」就是佛陀以語言文字所宣說的教法；「理」就是教法所顯示出的深妙真理；「行」就是菩薩依教該怎麼樣去修行；「果」則是顯示出諸佛所成就的功德、無上菩提果。因此，我們應當要認可：佛所宣說的大乘教法，一定能夠顯示出甚深微妙的「理、行、果」。

接著就是舉例(喻)：

「如《增一》等教」，就如同佛說的《增壹阿含經》等小乘的教法。

即是說，佛所說的小乘教法，同樣能夠顯示出小乘佛弟子所聽聞的道理、所修的小乘的行、所得到的聲聞果。換句話說，佛說小乘的教，能夠顯示小乘的「理、行、果」；同樣的，

佛說大乘的教法，也能夠顯示大乘深妙的「理、行、果」。兩者的道理都是一樣的。

所以說，窺基大師他最後就用一個邏輯推理的方式來總結說明：一切大乘的體，一定是以佛說的文字教法為主。因為大乘的教法能夠顯示出大乘的深妙的「理、行、果」，就好像佛所說小乘的教法也能夠顯示出小乘的「理、行、果」。既然你承認有小乘教法，也承認小乘教法能成立其相應的「理、行、果」，那麼同樣地，你也應當承認佛所說大乘教法，然後就由此來顯示大乘的「理、行、果」。

因此，以上整段論述，便是根據這樣的立場：「如果你認為有大乘的話，你就應當要承認這個大乘一定是佛說的；因為除了佛之外，沒有人能夠說大乘，沒有任何人有能力、有資格宣說大乘。」。

以上就是窺基大師針對「有大乘體」這一部分所作的說明。

其次，就是《成唯識論》，他要進一步針對「沒有大乘的體」這個部分來說明，首先他說：

「若無大乘，聲聞乘教亦應非有，以離大乘，決定無有得成佛義，誰出於世說聲聞乘。」
先解前半句，「若無大乘，聲聞乘教亦應非有」。

意思是說，假設你認為沒有大乘，認為釋迦牟尼佛沒有宣說大乘，也不承認有所謂大乘的體，那我就可以這麼說，聲聞乘的教法也應當是「非有體」、也應當是不存在、也應當是不可得。

為什麼呢？

「以離大乘，決定無有得成佛義，誰出於世說聲聞乘？」

也就是說，因為離開了大乘，決定就不會有能夠成佛的這件事。假設你否定大乘，認為大乘不存在、大乘是非佛說、大乘是虛假的、是人為杜撰的話，那就不會有修行成佛的這件事。因為，假設沒有人能夠依據大乘來修行而成佛，那麼又有誰能夠出現世間來說聲聞乘呢？因為聲聞乘本來就是佛所宣說的，既然你否定大乘、認為沒有大乘，也就等於否定了成佛的可能；既然沒有人能夠成佛，也就不應該有佛出現世間，那又有誰還能夠說聲聞乘呢？

此論中接著說：

「故聲聞乘是佛所說，非大乘教，不應正理。」

也就是說，如果你認為聲聞乘是佛說的，大乘卻不是佛說，這樣的論點不符合邏輯推論、不符合於正理。因為，依照前面的推理，沒有大乘就沒有佛，沒有佛誰說聲聞乘？是不是？因為邏輯上，沒有大乘就沒有人可以成佛，沒有人成佛就沒有人說聲聞乘。所以，如果你認為聲聞乘是佛說，卻又否定大乘，這樣的說法本身便產生了邏輯矛盾。根據邏輯推理，沒有大乘就沒有人成佛，沒有人成佛誰說小乘？就沒有人說小乘。所以，你認為小乘是佛說的，大乘非佛

說，這就不符合邏輯了，是不是？這一段內容，其實就是在說明「非體」的部分。

接著：

「述曰：」窺基大師又進一步針對「無有大乘體」——也就是「非體」——加以說明。

他說：

「若無大乘體等，聲聞乘教亦應不有，以無能詮佛教、所詮佛行，依誰成佛說聲聞乘？」

意思是說，假設你認為沒有大乘的體——包括沒有大乘的教法、沒有大乘的理、沒有大乘的修行，乃至沒有大乘的果；也就是說，大乘的一切教、理、行、果都沒有的話——那我就跟你講，你們這個小乘聲聞乘的教法也應當會不存在的。為什麼呢？就是因為沒有「能詮佛教、所詮佛行」。「能詮」就是指教法，那為什麼特別加上一個「佛」呢？因為此處所強調的是沒有能詮「佛乘」的教法，也沒有所詮「佛乘」的修行方便。教法既不存在，修行的方便也沒有了，那請問要依據什麼來成佛？又有誰能在成佛之後宣說聲聞乘呢？

如果你認為沒有大乘的話，那就相當聲聞乘也不存在。沒有大乘就不會有小乘，是不是？那什麼原因呢？就是因為當沒有能詮的大乘的語言文字的教法的時候，自然也就沒有所詮的這些內容。我們要了解，當我們在讀大乘經的時候呢，例如《華嚴經》、《法華經》、《般若經》、《解深密經》等等這一切的大乘經，就相當是「能詮佛教」。「能詮」就是能夠詮釋、能夠解釋的意思。換言之，教法本身是能詮、是能解釋大乘義理的工具，因此稱為「能詮佛行」。

那麼，「所詮佛行」呢？就是指在大乘的教法當中，佛陀教導我們要發菩提心、要修六波羅蜜多，乃至將來成佛的時候是得到什麼功德。這些內容都叫做「所詮佛行」——所詮的成佛之行。

如果沒有能詮的佛乘的教法，也沒有所詮成佛之行，代表教法是不存在的。教法既然不存在，就沒有能夠宣說出怎麼樣成佛這件事。事實上，大乘法都是在告訴我們菩薩應當如何修行而成佛。假設你否定大乘的教法，那就等同於也否定成佛的菩薩行，否定了發菩提心與修行成佛的這些事。既然沒有教法，也沒有教法所說如何的發心與修行而成佛這些事，請問我們要根據什麼來成佛？依止於什麼事？依止於誰而成佛？並且在成佛之後，再進一步宣說小乘聲聞乘呢？這就是「依誰成佛」這句話的意思。

因此，從邏輯上來講，如果沒有大乘的話，就不會有小乘的存在。因為在小乘教法之中，有說成佛的方便嗎？沒有。所有的小乘經、《阿含經》等等，其主要內容都是告訴教導我們要修四聖諦，然後斷煩惱、解脫生死，裡面都沒有完整地告訴我們如何發菩提心、如何修菩薩行與成佛之道。

既然如此，假設你不承認大乘，那麼又有誰能夠依據佛法修行成佛？並且在成佛之後，

再來宣說小乘呢？如此一來，當你否定大乘的時候，等同於也將小乘連帶否定掉了。所以，從小乘教法的根源來看，當否定大乘，小乘也連帶否定掉了。這就是這一段所要表達的意思。

（以上影音內容第 11 講）